

枕餘題辭

徐汝廉先生爲論議六篇極性命  
理學氣節風化之憂令有性命者  
憂性命有理學者憂理學有氣節  
者憂氣節有風化者憂風化夫人  
各有憂而不受胡先生獨憂之深

先生蓋作憂語。以憂人。使有性命。理學氣節風化者。皆不能以自寬。先生論綦密矣。此論藏之先人枕中。當爲不終出之鴻寶。出而爲緒餘矣。此枕不幾可惜。然終秘之。有憂者。將夢入枕中。如獲遊仙之器。

醒而隨失。其憂益滋。則藏秘者。轉餘而出。則爭寶出。以示人。良有以也。示人而人無憂色。必爲無性命。理學氣節風化之人。有憂色。而讀之。不歌舞。不笑罵。必爲不能憂之人。既不能憂。則出終可惜。且歸之。

枕○待○憂○至○時○就○枕○而○問○驚○心○動○魄○  
挾○所○餘○而○往○從○與○之○俱○仙○則○一○言○  
一○字○雞○犬○食○之○盡○得○上○升○不○復○論○  
性○命○論○理○學○論○氣○節○論○風○化○矣○

閔景賢識



快書卷十四

練江閔景賢士行篋

西湖何偉然仙臞訂

枕餘

徐汝廉元本

知天命

學至於無我而後與天載通亦必至於知誘窮。意識盡而後我可無也。嘗試論之。夫人生而意識生焉。意識爲主。而知誘客焉。皆我之爲也。聖

人與恒人夢其我有大小公私之辨耳豈其能頓無我也哉惟是我之見日積日封其勢將寤寐夢想羹墻見之又其甚也一身之內其神支離剖判俛仰之間再撫四海而不得須臾寧又況能釋形氣而游清虛捐已慮而與天謀者耶惟是漸採漸繞我意平矣漸經漸悟我識靜矣當恒人消沮滅沒不可復陽之時而聖人乃若大夢焉大寤焉舉嚮所爲日積日封千金之享

千襲之藏者而一旦渙然釋然脫落淨盡則夫我生之初天固宛然也命固各正也譬如亡子復歸舞蹈膝下凝眸瞻躬沒骨不朽焉已矣孔子曰我五十而知天命也吾始以爲遜言之也夫閭里之人得之不得輒曰有命豈恒人無日而不言者乃聖人五十而始知哉乃吾間嘗試之矣旣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得也奚以喜其不得也奚以悲矣然而未有不喜未有不悲者

也。既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未得也。何必乞哀。其已得也。何必固戀矣。然而未有不乞。哀未有不固戀者也。既曰得之不得有命。則其得之也。可以公人。其不得之也。可以無尤人矣。然而未有能公人。未有能不尤人者也。若是者。徒曰有天命耳。彼知天爲何物。命爲何事哉。又况我聖人之得失。直一身一家之得不得云爾哉。固將合天下萬世以爲得失者也。我聖人之圖得失。

直匹夫挈瓶之智。庸豎子母之權。與商管陰陽之術。云爾哉。固將提挈天地。經紀鬼神。挺捫帝王。以圖得失者也。今夫青蠅經營不越階序。騏驥伏櫪。志在千里。亦各言其量也。然則吾夫子少年如太阿之新出於劍。如神龍之方躍於蟠。亦安得遽責之曰。周公幻夢。鳳圖妄想。期月三年。虛願求志。達道空言也哉。嗟乎。聖人者。無意識。而有仁智。無知誘。而懷道濟者也。以道德觀

之。則。仁。智。道。濟。正。天。之。所。以。縱。聖。人。也。以。天。命。律。之。則。仁。智。道。濟。亦。聖。人。之。意。識。知。誘。而。聖。人。之。我。也。是。故。天。命。聖。人。曰。爾。體。仁。而。屯。之。而。聖。人。若。曰。懷。寶。迷。邦。不。可。謂。仁。天。命。聖。人。曰。爾。秉。智。而。晦。之。而。聖。人。若。曰。成。已。不。成。物。不。可。謂。智。天。命。聖。人。曰。爾。懷。道。濟。而。木。鐸。之。而。聖。人。若。曰。不。見。諸。行。事。不。可。謂。道。濟。天。命。若。已。潰。之。瀾。若。西。昃。之。日。無。所。不。傾。而。聖。人。之。意。若。砥。柱。中。流。



若。揮。戈。落。日。無。所。不。力。當。是。時。而。設。有。若。微。生。畝。者。招。孔。子。而。詰。之。曰。丘。何。爲。是。栖。栖。者。歟。無。乃。不。知。天。命。乎。吾。想。夫。子。必。蹙。然。悲。默。然。無。以。應。也。然。而。天。固。菓。蕝。也。癰。痔。也。草。木。也。天。命。固。牛。必。戴。角。馬。必。被。髦。鳥。必。黑。鵬。必。白。者。也。聖。人。呼。之。彼。若。甚。其。聾。聖。人。叩。之。彼。若。益。其。頑。豈。惟。聾。與。頑。而。已。蓋。至。於。身。而。身。近。於。死。者。數。矣。所。云。聖。人。無。死。地。者。殆。不。然。矣。蓋。至。於。家。而。家。督。

天○折○衰○翁○穉○孫○子○形○影○矣○所○云○聖○人○子○孫○保○  
者○殆○不○然○矣○蓋○至○於○魯○而○魯○亂○于○僭○竊○弑○君○逐○  
君○擅○立○君○者○種○種○矣○所○云○聖○人○所○居○國○重○者○殆○  
不○然○矣○蓋○至○於○天○下○而○天○下○大○壞○滔○滔○者○皆○是○  
矣○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殆○不○然○矣○嗚○呼○痛○定○  
思○痛○其○痛○更○甚○吾○想○歷○年○五○十○其○間○冥○而○氣○化○  
顯○而○人○事○所○以○竭○聖○人○之○心○力○費○聖○人○之○幹○旋○  
用○動○用○靜○人○謀○鬼○謀○可○勝○道○哉○而○茫○如○捕○風○竟○

無○影○嚮○亦○何○痛○也○然○後○聖○人○始○旋○面○而○歎○卻○步○  
而○返○規○規○然○而○自○失○也○曰○嗚○呼○吾○知○天○命○矣○蓋○  
至○是○而○知○東○家○之○丘○不○得○不○賤○喪○家○之○狗○不○得○  
不○戚○尼○谿○不○得○不○沮○喪○葬○不○得○不○付○二○三○子○吾○  
身○之○天○命○原○無○鳳○鳥○河○圖○也○至○是○而○知○季○氏○不○  
得○不○強○公○室○不○得○不○弱○往○歌○來○哭○不○得○不○驗○齊○  
人○女○樂○不○得○不○受○魯○國○之○天○命○原○無○均○和○與○安○  
也○至○是○而○知○東○周○決○不○可○爲○無○道○決○不○可○易○周○



公之夢決不應西狩之麟決不全天下之天命  
原無關雎麟趾也乃遂闢其門敞其堂啓其室  
吾知天命以七十二子矣吾黨之小子狂簡矣  
乃遂揭三綱闡五常脩六經吾知天命以千萬  
世矣天生德于予矣蓋五十以前夫子全用逆  
非不知天命也而知有我也五十以後夫子全  
用順非始知天命也而聖人之我化已盡矣是  
故盡收其精華果銳之氣以與蓐收玄冥相摶

於空虛無事之中而獨其姤復天地之心卒亦  
隱隱隆隆終不滅息以寄此一爻太和元氣于  
沈寥湫斂之後則聖人固憮然曰我知天命矣  
他日又喟然曰知我者其天乎意亦如此嗟乎  
聖人天地之心也天地聖人之氣脉膚理也設  
使氣脉膚理已極虞淵之勢而心不降伏左命  
巫咸收召散魂右命扁鵲治其骨髓陰陽相薄  
龍戰不休吾見聖人與天地兩相睽而不相爲

用也。至是而聖人知天。天亦知聖人。以七十子爲天官。以六經爲天統。以千萬世爲天職。居見龍之位。豁萬古之蒙。論功不在堯舜之後。稱師反在三王之前。則夫前之用逆者。是共工之觸山也。是伯鯀之堙洪水也。而今茲之用順。乃舜允若禹行水。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矣。然而必需以五十年者。何也。聖人之英銳。非馴以三十年不柔。造化之氣運。非歷以三十年不

透。天地之面目。非認以三十年不真也。馴之柔。故道德之純白全矣。歷之透。故終古之權衡定矣。認之真。故律襲之時措圓矣。後之君子而不。知天命者。吾悲焉。其自誦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也。斯其用心。殫力。亦何異吾夫子五十以前也哉。而庸詎知藏壑之舟。埋山之壁。已爲大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而昧者猶挖挖自托於隸人之力。噫。亦

何其知我不知天命也。然而三代以下其蒿目憂世之君子多有之。則皆聖人所不然者乎。曰亦不爾也。吾觀夫子繫易矣。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而一則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蓋以不失正之聖人爲尙消息盈虛之大宗。而亦以亢龍有悔之一聖人爲逆天轉天之一法。斯又五十學易先天而御之者也。

又

聖人卽古今難明之旨。以實証其所至。而後天人合一之理。君子始洞然而無疑。夫古今難明之旨。則莫如天命矣。天曰天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天也。人曰人耳。其形其氣其作用。吾了然知其如此爲人也。而或者牽而合之。比而精求之。曰兩者之間有命存焉。天

主其賦。人主其稟。賦者若陶。若鑄。若火。傳若羸。祝稟者若取。若攜。若奉。遺體若受。簡書始吾聞之。有怪焉。則以爲古者聖人神道設教。姑爲是不可稽之語。以鎮人心而懾天下耳。及讀至知天命則惕然畏。亦默然思而知天與人果不可分而二也。嘗試推之。夫天地之間。但舉一天而山河大地。形形色色。總該之矣。天之外尚復有別爲人者哉。要之總括萬有以共完一天。而亦

可細析天之所。有以各成種類。而天命乃行乎。其間矣。然而天實不須命也。舉目無處非天也。其結而爲形體。結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氣而凝之。其動而爲發揮。動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陽而運之。其妙而爲性情。妙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神而貫之。其遇而爲成毀禍福。遇以天也。非天則烏乎取數而定之。以其可度量。曰天則以其可游衍。曰天道。以其可抱持。曰天德。以其

可○次○第○曰○天○敘○天○豈○須○命○者○哉○然○亦○有○怪○焉○賦○  
形○卽○定○一○成○不○易○非○命○謂○何○紛○紜○膠○葛○冥○譬○莫○  
及○非○命○謂○何○同○是○陰○陽○造○成○象○形○然○繁○氣○閏○氣○  
以○爲○夷○狄○禽○獸○無○情○廣○漠○之○氣○以○爲○山○河○草○木○  
清○氣○升○氣○以○爲○在○天○諸○象○而○獨○以○中○和○靈○秀○之○  
氣○治○而○生○人○尤○以○其○中○和○而○純○粹○靈○秀○而○神○奇○  
者○治○而○生○聖○人○非○命○謂○何○且○寧○獨○山○河○大○地○有○  
命○人○物○有○命○也○卽○天○亦○自○受○命○于○無○極○故○詩○曰○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中○庸○曰○其○爲○物○不○貳○斯○又○  
玄○牝○之○妙○造○化○之○根○天○亦○抱○之○來○奉○之○往○得○之○  
生○失○之○死○順○之○清○寧○忤○之○震○盪○豈○不○亦○至○章○明○  
顯○著○矣○哉○然○則○無○人○而○無○天○無○天○而○無○命○有○真○  
聰○者○耳○及○之○有○真○明○者○目○及○之○而○夫○子○獨○曰○五○  
十○而○知○天○命○噫○眇○矣○夫○子○係○易○曰○乾○知○大○始○而○  
朱○子○爲○之○訓○曰○知○猶○主○也○斯○可○以○借○觀○矣○吾○嘗○  
謂○定○哀○之○間○無○天○何○者○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

王秋也。五霸冬也。冬卽蕭條窮寂乎。然不可不謂之天也。至定哀之間。霸圖亦盡。人心漸泯。而日虞淵矣。而天混蒙矣。而人鬼魅矣。而羣生草菅矣。三疾何嘉祥而成。絕德史闕。借馬何盛事。而成曠古。想其時。天地神祇。容與扈冶。止儲精以爲夫子。又散精以爲七十二子。自此以往。若一切任其惡氣雜氣。推盪凝合。以就宇宙。而天若不與焉。故曰定哀之間。無天天在夫子也。卜

有五而志學。是謂天闢於子矣。其象屯。其卦爲復三十而立。是謂天地定位矣。其象恒。其卦爲臨四十而不惑。是謂太宇定。天光發矣。其象觀。其卦爲泰。及五十而後純陽充滿。聖不可知。剛健中正。是其作用。純粹以精。是其命根。其象大有。其卦爲乾。而夫子於是大明終始。乘龍御天矣。此時陽而委轡。陰而專成。則天之魂魄。非其故矣。乃脩易以揭其乾坤健順。而天之魂魄寧。

此○時○宜○命○而○笈○宜○討○而○福○則○天○之○性○情○非○其○故○  
矣○乃○作○春○秋○以○端○其○好○惡○又○刪○詩○正○書○以○道○其○  
典○常○而○天○之○性○情○理○此○時○上○而○崩○蝕○下○而○沸○騰○  
則○天○之○職○官○非○其○故○矣○乃○雅○言○經○曲○以○章○其○貞○  
觀○而○天○之○職○官○飭○憤○樂○循○環○正○其○爲○命○不○已○也○  
一○以○貫○之○正○其○爲○物○不○貳○也○至○是○而○定○哀○之○時○  
之○天○無○以○異○於○欽○若○之○時○之○天○一○點○昭○昭○而○其○  
中○天○地○原○是○尊○卑○矣○日○月○原○是○滌○朗○矣○山○川○原

是○流○峙○矣○百○生○原○是○阜○成○矣○其○效○至○於○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凡○在○生○育○莫○不○有○以○保○合○之○整○齊○  
之○卽○橫○達○萬○里○其○教○念○明○卽○逆○數○萬○世○其○理○不○  
易○卽○物○類○之○中○自○有○狻○猷○鑿○齒○焉○封○豕○脩○蛇○焉○  
卽○人○類○之○中○自○有○窮○奇○渾○敦○焉○樵○饕○饕○焉○然○  
而○如○此○爲○天○如○此○爲○命○不○啻○揭○日○月○以○行○而○其○  
間○晦○蝕○側○朏○第○以○証○陰○陽○之○幻○變○而○無○損○吾○常○  
焉○則○天○之○所○以○爲○天○豈○非○一○經○夫○子○之○割○正○而○

永無愆忒矣哉。彼從古以來。唐虞三代亦更迭知天命矣。然未有光明洪遠如我夫子者也。假使天自天。夫子自夫子。則天聰天明。天精天粹。何以悉會而成夫子。而夫子從布衣窮巷之中。起爲天下萬世經綸三才。又何以萬靈帖志。神祇允若。若印之抑伸。方與之方。圓與之圓也耶。故曰天人一也。是故賢者卽身以調天命。於是。有侔性以抑命。則庸愚不肖亦証聖功。於是有

伸命以抑性。則委形具體。皆成神理。斯其知天命也。近取諸身。以奉秉彝。而君子謂之事天之學。夫聖卽天命。以完其身。於是。以靜復爲天根。則天於我乎。潛神於是。以動和爲天用。則天於我乎。顯道斯其知天命也。大而化之。範圍不過。而君子闡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嗟乎。通於知天命者。可與微論道術矣。夫道不變。則天不變。天不變。則我亦不變。何也。總之。托天以



藏魂乘天以效體。因天以遊神。則在在天。在在我也。時時天。時時我也。故孔曰樂天。孟曰立命。皆與太虛相無窮也哉。或者曰。脩性以歸真空。則爲人天導師。又曰。鍊氣以翕元神。則與天地不朽。吾見在一體之天。而乃析之。目前須臾之景。而乃馮之。懼其爲棄天。褻天。且陰而竊天也。則之。氏者。雖馮其精神。各有所成就。而吾意其眇細矣。

志士不忘溝壑

君子處衰世而能伸其志者。惟有所不屑於世也。其能不屑於世者。曰其神定。曰其識達。夫鎮之愈搖者。神也。張之愈局者。識也。君子何以能定之達之乎。則請循其志之一。夫志自天性之中。肫固凝一。意所不欲。躬所不爲。如日月之必。皦如雷霆之必震。非如世俗妄庸泛泛東西。可沉可浮。苟然而見。及讀聖賢書。見古今事。忽然

大寤如亡子得親咨嗟涕洟手舞足蹈俱不能  
已。故或終夜以思。或仰屋而嘆。一欲見諸行事。  
一欲垂諸文章。亦不似世俗妄庸。縱書破萬卷。  
學窮三冬。而始終成就。要不一瑣瑣不屑之  
人而已。此所謂志士也。夫天下陽與陰對。吉與  
凶對。有志士。卽有汚世與之對。斯亦從古之一  
句白黑之常勢也。有對斯有反。有反斯有仇。今  
也舉一世而與志士爲仇。不是一世之妄庸論

論訛訛。協比其鄰。而志士特立其間。反若異物  
然者。排之擯之。斥之辱之。君以誹謗異趨。而罪  
之。相以鳴仗。斥馬而嚇之。又或以鈎黨清流。而  
鉗之。或以伯鯨倖直。而呻呻詈之。舉宇宙之大。  
幾無以自容。而志士自信自足。自寬自解。亦不  
求爲之容。故嘗落落而處。浩浩而歌。則曰。知我  
者其天乎。而亦時低回自傷。慷慨擊節喟然。嘆  
曰。容我者其溝壑矣。斯何其高潔伉爽。烈日凜

霜之槩既如彼。而鼠憂悶恤。支離飄泊之感。又若此也。曰。此所謂志士也。夫志之爲文。从士从心。士則盡乎品矣。心則盡乎士矣。今夫數仞之樹。結根山阿。猶足以凌風寒。傲霜雪。而矧士也。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乎。是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蔬食飲水。日樂在其中。炎瘴沙漠。曰無所逃命。乃鋸鼎鑊。曰吾事畢矣。彼喬宇嵬瑣之輩。浪自勞神。以相剪覆。而君子以志歸我。以身付世。

當下自明。不煩再計。故曰。其神定。而以士清明之心。視妄庸齷齪之心。何但徑庭也。且霄壤且隔。世彼妄庸。一有染指。兢兢逐逐。戀不忍捨。如赴火之蛾。如逐羶之蠅。不并命不已。而以志士視古今宇宙之中。何物不盡。何物不同。溝壑卽桓司馬之石。擲秦始皇之驪山。于朽骨腐齒。何裨纖毫。而獨此不忘溝壑。一念耿耿。餘神自長。畱天地之間。鞭雷霆而駕日月耳。故曰。其識達。

嗟乎是所謂志士也。

又

君子之志能必伸者不以世累身。又不以身累志也。夫宇宙之內有三品焉。合榮華憔悴而爲世會痛癢苦樂而爲身。秉清虛高眇而爲志。而人品亦卽有三焉。有止見世者。有見世因見身者。有不見世不見身而獨見志者。嗟乎無世安有身。無身安有志。而志士乃不見世若身哉。噫。

此未易言也。士獨無志耳。有志則知之矣。彼世之累身也。如垢膩然。着卽染。染卽牢。不可邇也。而身之累志也。如厲崇然。衰卽乘。乘卽迷。不可昵也。是故志與身世不兩旺之勢也。彼伊尹周公得時行志。如皦日中天。照耀烜赫。世旣受轉。身亦自泰。丈夫遭際如此。從古至今。有幾哉。而且不覩止見世者乎。寵利當前。五色無主。脅扇諂笑。自同婢奴。甚且新室符命。石晉抽戈。攘臂

趨之恬若見戲。身家宗族浪付一擲。正如商丘開之客范氏。赴火蹈水。捐命爲之。而究所懷來原無所主。此若糞蛆穢虱。目不知有身。安問志哉。而乃有見志。因見身者。姝姝媿媿。陰類穿窬。學一先生。亦稱古昔。托一權倖。略示異同。而植根盤據。堅不可搖。玩妻弄子。自喜得計。若斯者。小人也。鄙夫也。無志之徒也。由斯以觀。志士斷可知矣。若夫時命大順。上下交忻。志士獨非人。

情乎。亦寧必偶。偶涼涼。極身無二。然後快於心哉。則亦能金玉其身。珪璋其望。光寵其交遊。昌明其子姓矣。正謂千里長江。逆折則沸。垂天鵬翼。以怒而飛耳。是故世能使常者變。我必欲使變者常。世氛愈激。盪則我志愈精明。我志愈精明。則吾身愈不可苟。吾身愈不可苟。則溝壑愈見其安貼矣。蓋志士於此。見之甚明。思之爛熟。彼以爲人世。可以困我。辱我。擠我。殺我者。不過

橫尸溝壑而止而我以一身塞世之責快世之  
愠者亦至橫尸溝壑而止人世豈有兩溝壑哉  
我豈有兩身哉我亦何懼况我適丁其窮矣父  
母生我之時天若命之矣我姑先期於溝壑以  
俟天之定乎而獨是此心此志天以昇之性以  
秉之誦讀以証之內省以白之以之矯世則世  
正以之措身則身安吾又安能下徇一陰濁之  
世浮慾之身而自喪吾寶也哉彼從古以來殷

廷之竅首陽之薇孔父之色屈平之騷以至一  
切磊落奇偉之氣掀天揭地之略通神泣鬼之  
誠皆此物此志也抑其身于溝壑之下者正所  
以伸其志於九天之上也嗟乎當其志與身世  
兩相衝盪之時假使罅隙逗漏世味少入低徊  
沉吟眼孔略小則七尺之軀使牽引而去矣又  
安能得此至潔至穩之地以奉吾身而又使一  
身無主目安靡麗耳安淫哇四肢安華臚則一

生名節。畢世精神。皆壞敗而不收矣。又安能生為志士。沒為明神。卽千百載之下。猶英英生氣。結而不散者哉。吁。為士者。視此宜何從也。

嫁議

或問程子曰。婦人寡而再嫁可乎。程子曰。不可。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者。婦人也。曰。無依而餓死。若何。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或曰。程子之言。非也。之言也。其以告其姜伯姬之流乎。其以告衆人

人也。如共姜伯姬也。則何待於告。若以告衆人。也。惜乎。以君子之言行之。而天下不靜矣。夫立言之患。莫大乎近理而不近情。惟近理之言。詰詘體降志之事。聽之尤美。故天下有膠固一察之人。一聞程子之言。拊心太息。其家有少女穉婦。而失夫者。弗論其有子無子。弗嫁也。又弗顧其能守不能守。弗嫁也。夫婦女之患。獨是餓死而已乎。卽飽食煖衣之中。而求強忍能自克於

情欲者什常不得七耳。故其弗嫁之中容亦有不可道者矣。而或憐其孀且少也。且他氏之室曖昧之行莫可詳也。故或微之。或止之。而後乃得日老日忘以沒其齒。而號曰守節。夫父兄之辱莫如婦人之再嫁。明矣。而婦女亦自以爲辱也。明矣。前惟買買莫之倡也。故相率更嫁。恬無所怪。今好古執禮之家已多如是矣。某姨某姑已如是沒其齒矣。而奈何肯自出於蒙面之一

途也哉。故今之天下惟下里田間僮僕賤人得自便耳。苟在衣冠之族。詩書之家。鮮有議再醮者。父兄曰吾免於辱矣。其婦女曰吾卽弗嫁爲節矣。嗚呼亦孰知一辱可忍而終身辱之不可忍也哉。于是父兄而賢者勢必將高垣墻謹出入時啓閉。旣不欲顯出此意以傷寡者及家人婦子之心。乃又不可竟置之度外。如此父兄之苦也。且不特此耳。孀婦楚毒無告爲甚。父兄日



擊心痛。豈有須臾安焉。而仍有萬一不幸。遭其不可道者。則請問程子。何以處之。或以魯莊公之母文姜淫于齊。而問所以制之之法。程子曰。母不可制。但當制其從者。愚謂此言亦未然也。夫制母之從者。與制母何異。體情量勢。母不可制。則從者何容易制哉。南子因其子之色變而啼走。則蒯瞶終身逋亡。武嬰以其子弗順已而殺之。則黃臺摘瓜之歌。至今流涕。是以凱風但

有自責。漢惠惟飲醇酒。情勢使然也。程子見不及此乎。以子而糾母。以父兄而訓定狂穉。其難等耳。若彼父兄以蚩蚩之資。習行膠固之說。而少寡又得挑達無賴之流。此似中衢而設酒。殺耳。則亦何如定於一矣。是以古者出妻寡婦。苟非天植其性。如截耳劈面者。又非財足自衛。如巴寡婦者。又非有子可倚。如孟母陶母歐陽母之類者。慮無不再嫁也。其父母弗沮也。而且勸

也。其婦亦直躬而行，不爲僞也。又不獨無子者，嫁有子而未可幾望者，問亦嫁。子上之母，實死於庶氏，希文之幼也，冒姓朱氏。齊王肥，劉季外婦之子也。修成君，王夫人微時之女也。蓋古之人，參情與勢，以權理，情不可闕，勢不可強，則理不可執。况夫婦義合者也，行而宜之，之曰義也。是以少艾之婦，爲我後死者，苟能爲伯姬共姜，毀墨自廢，亦何忍更言其他。若諒其未能也，則

姑諭其改適也。豈惟姑諭之，且再四勸之也。若魏之甄后，趙之羊后，若蔡文姬，若白樊素，若李易安，卽不得爲節婦，安可不謂之智婦也。才婦也。斯所謂勸也。至古者之娶婦，亦無常準焉。娶而處子，其善也。卽與再醮者遇，亦無所嫌忌也。曰在我則欲其詈人也已矣。是故生妻去帷，天下之大，詬辱也。而蘇子卿不聞以損節。朱買臣亦不以是喪名。娶失節之婦，亦丈夫所諱言也。

然而司馬相如於文君江彪於諸葛氏柴世宗於李氏張齊賢於薛氏列傳中此類甚多要有害其爲明君相也蓋古人意寬而識遠不爲小人嫉妬之狠是以和風翔洽獄訟衰息而家更得齊也程子之論執理而遺情勢其爲名也甚潔其爲實也騷苦而不得靜此亦一立言之弊矣嗟乎使今日之天下果戶堅貞家苦節乎則吾言罪言也若其未然則吾言何必非齊治之

資也耶。

贖田議

或曰吏治至今而綦精矣往者民間鬻田宅而又贖之官府弗獨不禁也又聽其訟而爲之抑買者伸贖者卽不然而爲添價貼絕之說訟者亦且得氣去其貧人習知事勢之必出此也故有急則求售稍寬則求贖民間是以紛呶不已今爲吏者明示以舊例五年之外卽不得贖有

犯者卽撻之罰之。卽添價貼絕。併不之許。而頑民無所幾望。是以大家得安。貧者喙息也。可不謂吏治之綦精歟。思勉先生喟然嘆曰。此今昔升降之徵。風俗人心。薄惡之勸也。客且侈談史治乎。往者正嘉之時。吏我南土者。豈不知不贖之止訟。且重罰之。可以止贖哉。顧深念之。相彼小人。厥先祖父。勤勞一生。以有此尺寸。農則祈寒暑雨。戴茅蒲衣。襤褸之所積累也。工賈則衝

風冒雨。輓輶刺船。與手口拮据之所經營也。其以不勞而致。且安坐享之者。獨郎官大夫。與門客僕隸。及在官吏胥輩耳。然其中亦自有忠信才敏創業垂統之人焉。而田宅旣多。徭役自集。一歲之內。什九在官。其爲鄉長。則頭會箕歛。毫釐瑣屑。心營催辦。若尋魂魄。其爲輸運。則盤山渡河。擔揭牽挽。相望交納。若謁鬼神。且復上官顛倒。怙富役貧。猾吏畱難。牽時閤日。計其一生。

盡力公家坐臥驚悸豈其在勞臣志士後哉是以此人據之曰本業子產嗣之曰血產有急可賣寬則可贖爰有富人覬覦得之便思久據田中歲入之利沒而不稱而十餘年之間卽妄言某屋已經增修無算某田已經挑濬萬工期以蓋沒贖者之口而昧其木心是以爲民父母原其本末痛勤苦之若此惡欺忍之若彼故買者不必盡抑而抑者多贖者不必盡伸而伸者多

卽不然而出於添價貼絕要使得者之可安失者之無憾貧富兩得而後公道昭人心順矣夫當是時又豈無暴起里中富貴強有力可以得之大吏而力持不贖之說者哉顧以爲貧富相代循環之理我卽得之目前安能保之身後於今日信然之爭皆他日冷笑之具何不達也又鄉巷之中十親九友我無折閱之實而彼成恢復之名怨隙不開緩急有賴以此貽之子孫與

陰賊自便。利者孰多。自先民之意。侵眇而新發之勢日行。紛紛貼絕。紛紛告贖。果繁囂也。果無賴也。于是縉紳先生之間。多有此言。其門客紀綱。既欲獻諂。亦陰自蔽。附和讚嘆。并爲笑談。以聞之方面大吏。乃方面大吏之家。其厭苦此輩。猶是也。而適聞此言。又何愛而不示德于貴人焉。况府吏胥徒。陰嗾顯勸入耳。已熟。而五年明例之令下矣。且堅不動矣。其法陋而無說。其意

迫挾而無餘。其弊至仇讐而相賊。其治奉富而蔑貧。吏道如此。盡矣。若曰。可以止訟。又非也。五年之令。凡十餘年于斯。而官府刑獄。何日衰減。若夫告贖之應否。片言決耳。何煩聽焉。如必以此爲苦。又胡吏之爲也。嗚呼。不肖子孫。蕩覆門戶。其後卒能改圖。志復祖業者。蓋千萬而一二也。此千萬而一二之人。君子亦成其美可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書

卷一四